

彼岸文丛  
BEYOND



# 同样的祈祷

*Prayers Stay the Same*

Juna Karamitci (土耳其) 著  
方凡 谢国建 译

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 
浙江大学出版社

# 同样的祈祷

*Prayers Stay the Same*

Jana Kiramitci (土耳其) 著  
方凡 谢国建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同样的祈祷 / (土耳其) 克瑞米提奇著; 方凡, 谢国建译. —杭州: 浙江大学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308-09083-4

I. ①同… II. ①克… ②方… ③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土耳其—现代 IV. ①I37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84709 号

Tuna Kiremitçi

Prayers Stay the Same

© 2007 Tuna Kiremitçi / KALEM

本书得到土耳其文化旅游部 (TEDA) 的资助

图字: 11-2011-133 号

## 同样的祈祷

[土耳其]特纳·克瑞米提奇 著 方凡 谢国建 译

---

责任编辑 张琛 (zerozc@zju.edu.cn)

文字编辑 李彩霞

封面设计 杭州墨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)

(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)

排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

开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印张 8.25

字数 130 千

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308-09083-4

定价 26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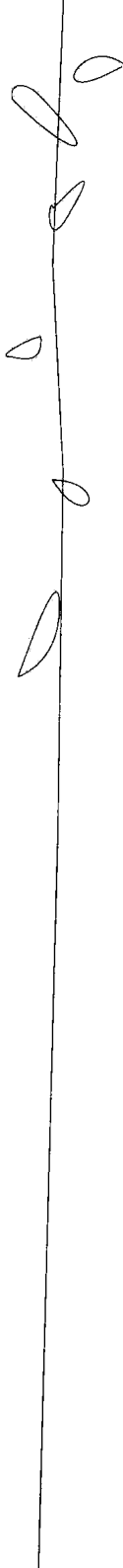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(0571)88925591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初次见面 . . . . .  | 2   |
| 圈 套 . . . . .   | 14  |
| 网球岁月 . . . . .  | 24  |
| 奥尔多 . . . . .   | 34  |
| 追求者 . . . . .   | 48  |
| 水晶之夜 . . . . .  | 58  |
| 伊斯坦布尔 . . . . . | 66  |
| 杰克琳 . . . . .   | 82  |
| 爱情鸟 . . . . .   | 98  |
| 恩韦尔 . . . . .   | 108 |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阿列克塞 . . . . .   | 124 |
| 邂 逅 . . . . .    | 134 |
| 爱的定义 . . . . .   | 148 |
| 坠入爱河 . . . . .   | 158 |
| 同样的祈祷 . . . . .  | 178 |
| 出 走 . . . . .    | 192 |
| 萨尔基斯 . . . . .   | 222 |
| 离 别 . . . . .    | 234 |
| 奥尔多的秘密 . . . . . | 246 |
| 尾 声 . . . . .    | 256 |



一次探望，傍晚时分的探望。

## 初次见面

- 啊！你好，年轻的女士，欢迎你。
- 谢谢。
- 请坐。就坐那张红色扶手椅吧，它很舒服。
- 多谢。
- 泽尔塔可能吓着你了吧，请原谅。她和家人被关进集中营的时候，只有六岁。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被杀，从那以后她就不说话了。不过，不要因此小看她，泽尔塔可是个宝贝。快三十年了，这幢房子的一切都归她打理，我还没见她有过任何差池呢。
- 不用担心，我很好。
- 但你看起来有点紧张，亲爱的。
- 每次求职面试我都这样。所以至今为止，我还没有过一次顺利的面试。
- 年轻的女士，不要把这看成是面试。

- 那是什么呢？
- 把这当成是一次探望，傍晚时分的探望。就当你是来探望年迈的远房姨妈。
- 好的。
- 呃，你的外套？
- 我的外套怎么了？
- 没什么，说实话，我很喜欢它的颜色，灰粉色，对吗？
- 对，灰粉色。
- 你在哪儿买的？
- 在贝伊奥格卢<sup>①</sup>的一家店里。
- 贝伊奥格卢……它还是像以前那样美丽吗？
- 那要看您说的美丽是指什么了。以前那人们穿着漂亮衣服漫步的地方，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不过，要是您把它和二十年前比较的话，那现在还算是个美丽的地方。
- 为什么？二十年前那么糟糕？
- 罗塞拉夫人，您最后一次去伊斯坦布尔是什么时候？
- 年轻的女士，对我而言，没有什么比去伊斯坦布尔更好的事了。我想回伊斯坦布尔，却再也不可能了……

---

① 土耳其城市。

非常不幸，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再旅行了。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六十年了。从我到这里的那一天开始，就一直梦想着回到伊斯坦布尔。

— 那您是六十年都没有去过伊斯坦布尔了？

— 是的，没有。

— 但是您说话的风格？

— 我说话怎么了？

— 我是说……您说这种语言的方式……

— 怎么了？

— 不知道……我是说，真不错。对一个离开了六十年来的人来说，很不错了。

— 你真好！

— 我说的是实话。

— 我亲爱的奥尔多活着的时候，我们有时会说土耳其语。可六年前他去世了，从那以后，我能记起来的就是这些了。有时候我也会选土耳其的电视频道看。

— 真的，您的土耳其语真的不错。我敢说您的土耳其语比许多伊斯坦布尔人的还地道。

— 哦，真的吗？

- 相信我。
- 可你的外套？
- 我的外套又怎么了？
- 你打算穿着外套坐着吗？像个急匆匆的访客？
- 好吧，我脱了外套。
- 你的围巾是手织的吗？
- 是……
- 紫色是最适合针织的颜色。
- 可以问是谁给你织的吗？
- 当然可以。是我的祖母。
- 真的？你爱你祖母吗？
- 在我家，我唯一爱的人就是她。不幸的是，她已去世了……
- 哦，很抱歉。
- 不用抱歉，这是宿命。
- 对不起，你刚才说什么？
- 我说，不用抱歉。这只是天命。
- 天命……我很久没听人用土耳其语说这个词了。
- 嗯，在学校里也只有我用这个词……连老师都笑我用这么老派的字眼，可我就是忍不住。我想是因为我祖

母吧。

——或许该说多亏了你祖母。

——是，可以这么说。

——你把外套放下吧，对，就是那儿。泽尔塔很快会来把它拿走。请不要客气，就当在自己家一样好了。

——好，我会的。

——你是怎么看到我的广告的？

——我空闲时卖报纸，挣些零用钱。昨天我干了一个上午，中午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休息，报纸就放在我身边。突然一阵风把报纸吹乱了。就在我想把它们整理好的时候，看到了那则广告。我注意到，它是用土耳其语写的。

——你看报的时候没看到吗？

——我不看报。

——本地报纸也不看？

——本地报纸尤其不看。

——为什么？对了，要泽尔塔给你倒点什么喝的吗？

——咖啡就好。

——我们也有茶，伊斯坦布尔式的泡茶，胭脂红的颜色。

——谢谢。我更喜欢咖啡。请加牛奶和糖……

——哦，年轻的女士，不需要那么大声，泽尔塔能听见。

她不说话完全是心理原因。

— 对不起。

— 哦，不要不好意思。我这么说是想让你放松些，希望我没让你难堪。

— 不，我没有。

— 可你脸红了。

— 有点儿……面试的时候我总会这样。我也控制不了。  
喏，您一说我脸红，它就更红了。

— 那我让你平静一会。

— 不用，没关系的。

— 刚才我们谈什么来着？

— 我不知道。我也忘记了。

— 哦，对了，报纸……你刚才说你不看报纸。

— 是的，我不看。我想记者都认为，越是坏消息，报纸就卖得越好，我可不想花钱让自己为那些麻烦事烦心。我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。

— 那书不也一样吗？

— 我也不看小说……自己的麻烦已经够难对付的时候，就没必要再去为那些虚构的情节担心了。

— 那你看什么？

- 最近常读些诗。
- 当真？
- 是……呃，罗赛拉夫人……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？
- 当然可以……
- 我们现在在这里干什么呢？
- 我们在谈话啊。
- 但是为什么呢？我想您不会为了聊天登那则广告吧。
- 事实上这正是我登广告的原因。
- 我真的不明白。
- 这不是问题……你还记得广告上说了些什么？
- 我不用记。我带着它呢，在我的包里，让我把它拿出来。
- 别忙了。让我来告诉你广告上怎么说的：“聘会土耳其语人士，待遇从优。无从业经验要求。不吸烟者优先考虑。”
- 对，好像是这样。
- 不是好像，是真真切切，一字不差。那是我亲自写的。当然你有理由感到好奇。但结果就是，你今晚穿过整座城市，一路来到这里。一个哑巴佣人开了门，你不

得不和一个老太婆聊天。你看起来有些厌倦，但你没有站起来马上离开是因为你需要钱。

— 不是这样的。

— 我知道，开个玩笑。

— 老实说，我还真的没有感觉您是在开玩笑。

— 我们相差六十岁吧，年轻的女士。这时间可够长的。你是不是也没想到幽默艺术在这么长的时期里也会有一点点的变化？

— 请原谅，不过您真的很会转移话题。

— 恰恰相反，年轻的女士，我们正在进入事情的核心。

让我说得更清楚一点，我们现在正在做什么？

— 正如您所说，我们在聊天。

— 这就是你到这里来的任务。

— 什么？

— 聊天。

— 您的意思是说您登那个广告是为了找一个人和您聊天？

— 不仅仅是找个人，年轻的女士，而是找个会说土耳其语的人。

— 我想我还是不太明白。

— 让我来帮你。你面前的这个老太婆，在伊斯坦布尔度

过了她一生中最特别、最美妙，也是最难过、最惨淡的日子。我之所以有今天，也是因为那段经历。我在伊斯坦布尔的点点滴滴对我来说都珍贵无比。现在我老了，体弱多病，在这个世上日子也不多了。最糟糕的是，也开始失忆了。

— 对不起，开始什么了？

— 忘事，小姐……我是说记不住事了……我用的词可能闻起来都有股樟脑味吧。毕竟，我的土耳其语是六十年前学的。

— 没关系，罗赛拉夫人。您说得非常好。

— 不打算喝你的咖啡吗？

— 哎哟，我都没注意到。她可是无声无息地就端来了。  
谢谢，泽尔塔小姐。

— 亲爱的泽尔塔，能请你出去的时候把门关上吗？……

— 她的家人没有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吗？

— 她有一个兄弟，她当时没看到他被杀。不过她没有勇气去找，因为她怕知道他也不在人世了。只要她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就能保留他还活着的希望，希望他或许正生活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呢。

— 真可怕……

- 我们刚才正说什么呢？
- 伊斯坦布尔以及这个城市对您意味着什么……
- 是的，我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了我生命中最真诚的岁月。在我这个年纪，所有的记忆都开始渐渐退去了，你知道我最不能忍受自己忘掉什么吗？
- 伊斯坦布尔？
- 不，不是的，再猜。
- 罗赛拉夫人，我可不喜欢猜谜。请告诉我是什么？
- 土耳其语。
- 土耳其语？
- 是的，土耳其的语言……因为那些年的记忆和土耳其的语言一起活在我心里。我不知道我的记忆什么时候会完全丧失，但医生说这种退化会随时加速。我很害怕，如果我忘了土耳其语，所有过去的生活记忆也会静静地消失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发了那个招聘广告。
- 那么您是要我用土耳其语和您聊天……
- 是的……不用太频繁，一周两次足够了。我们可以像现在这样坐下来聊天，这样，我就不会忘了土耳其语，也不会忘掉那些让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往事……
- 但我们谈什么呢？

- 任何事，所有的事……你的学校，你住的地方，你到这儿的路上看到的猫……街上的工人……教堂的灯火……伊斯坦布尔发生的事……你所期望的事情……只要能一直聊天就行了。
- 我真的不知道，罗赛拉夫人。
- 哦，你的眼睛告诉我，你有点不愿意。
- 我已经告诉您了，我不知道。
- 你不必立刻答复我。考虑一会儿。如果你想拒绝，就请不要勉强自己。没人会因此受到伤害或难过。毕竟，我们是在谈生意，不是吗？

